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八至二十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八

元　劉因　撰

論語十四

子罕下

十五章 出則事公卿

此說本甲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惟愈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

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必大○此聖人必有為而言蕭○此等處須有上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因有此言必大

十六章子在川上

或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其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之言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何也曰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

而不然惟慎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其體曰諸說如何曰楊氏謂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矣其說則老佛之云非聖人之意矣曰荀子稱孔子見大水必觀焉而孟子論仲尼亟稱於水特取有本之意其與此意有以異乎曰此未必一時之言也然孟子之言若推其極則亦程子意矣○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植○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若遂以聖人此言專為指示

道體而發則誤矣文集○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賜○此箇道理吾身在其中萬物在其中天地亦在其中同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流而見之但天命正而人心邪天命公而人心私天命大而人心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今講學即欲去與天地不相似者以與之相似爾又曰空虛中皆是此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切出來夔孫○與道為體四字甚精

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學蒙○道無形體可見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之體曰如此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又問與道為體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僩○此四者非道

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或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義剛○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故言與道為體也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節○不慎獨便間斷若有作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士毅○川流不息

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慎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答陳與叔）問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語如何曰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但說不已而已未嘗說不消長不往來渠本欲高其說却不知說得不活矣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彼便是此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僩）

十七章 吾未見好德

或問十七章之説曰胡氏詳矣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未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同好好而難疎德亦人之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稂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問此即大學如好好色要得誠如此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如何曰此是理會好德如好色卻又必要根究靈公事不

知如何自家讀書自家且虛心去讀若如此將見與聖人意思愈差錯看聖人書恰似與他做奴僕一般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而今却如與他做師友一般要與他校如何得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便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說得尤切如何要合來做一說浮○招搖如翺翔節

十八章譬如為山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惟胡氏為盡善胡氏曰顔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有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

十九章語之而不惰者

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時舉（）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與欲罷不能皆是不惰處義剛

二十章惜乎吾見其進也

或問二十章之説曰止特謂惰而不進耳諸説以此為

聖人之極致以上下章攷之恐不然也

二十二章後生可畏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楊氏謂聖人與人為善又惡其怠而止之說亦有功

二十三章法語之言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胡氏本韓文公宋貫之蘇氏之說又別為一意然亦可觀曰法言者伊尹所謂逆於汝心者也理不可拒故勉而從之然以其逆心也故能改

革者鮮矣巽言者伊尹所謂遜於汝志者是也情無所忤故甘而說之然以其遜志也故能尋繹者鮮矣改則法言為有功繹則巽言為可取此身之修壞國之治亂之所由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與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端蒙

二十六章衣敝緼袍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

意亦善○袍是夾衣有綿作胎者義剛○終身只是久淳

○問吕氏强弱之語曰世人見富貴者不妬嫉便羨慕僩○李閎祖嘗云忮是嫉人之有求是耻己之無此說

比吕氏又分曉𡩋○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路若只執緼袍不耻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

則其志未免止於此義理無窮心體無限賀孫

二十七章歲寒然後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謝說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

能發明此章之意

二十八章知者不惑

仁者通體是理無一毫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驤○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今人有這事却無這理便處置不去所以憂方子○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勇者氣

足以助道義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泳）有仁智而後有勇然而仁智又少勇不得（燾）成徳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銖）

二十九章（可與共學）

或問程子范氏諸説似皆以為稱二物而舍輕取重之意謝意則為稱一物而進退以權平者也何如曰諸家之説固疑於權二物而舍輕取重矣而范氏之説為詳今請以其所引堯舜之説論之蓋天下者物也與賢與

子者其所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舜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皐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后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諸家之所同也其於謝氏之說亦何異哉○稱得不可增加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依舊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經亦須合道也燾○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

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奏劄○可與立者能處置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變事賀孫○立便是經能守經而有所立矣却説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僩○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説才説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伊川之説

不可不知此說亦不可不知又曰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經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又曰經是經權是權但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人兩脚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須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左脚便喚做右脚右脚便喚做左脚賀孫○公羊以反經合道為權亦未為不是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而不可易者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反

經然到這裏道理當如此做雖是反經却是合道理（恪）

○伊川謂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熱病服凉藥冷病服熱藥此常理然有時熱病而用熱藥發之冷病而用冷藥發之者此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毫釐之差即至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合如此既是合用茲權也乃所以為經也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

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也故周公可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則可謂之權在他人則不可也時舉○經是常行底道理權乃常理行不得處而有箇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讓湯武征伐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廣○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漢儒權

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也時舉

三十章唐棣之華

或問或以小雅常棣之一章而夫子所刪而不取者也信乎曰不然也按爾雅棠棣棣棣常棣栘則小雅之常棣與此章之唐棣非一物也且彼詩文義屬連無刋削之迹必為所刪則未知以此為彼之第幾章乎攷之無證驗之不合且非大義之所存也又何必曲為之說而強通之耶曰子何以知偏為翩也曰非獨晉史為然也角

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說者以姍姍為行貌則亦以偏為翩字也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八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九

元　劉因　撰

論語十五

鄉黨

第一節 孔子於鄉黨

看鄉黨須以心體之如何是恂恂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廣○鄉黨容色以有事觀聖人申申夭夭以無事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燾○鄉黨一篇許

多道理皆是聖人身上迸出來同上

二節朝與下大夫言

或問誾誾侃侃之訓不同說文為得何也曰太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亦作誾誾說者以為爭讓之意而晉人亦有侃侃正色之語蓋以音義求之亦宜如此此說文之訓所以為得也誾誾之為中正義有不盡衎衎而樂自作此衎字不作侃也後漢書云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非朝廷福其意亦以爭辨剛

直為是而有此言但侃侃誤作衎耳○剛直以其位不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時舉○和說則不失其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廣○侃侃誾誾古人用如此字不但說字義當想像其意思為如何賀孫

三節君召使擯

或問賓不顧之説曰儀禮聘禮篇亦有賓不顧之文鄭氏以為於此君可以反路寢是也禮如之説洪氏所謂非心平體正斂給安詳不能爾者亦得之○古者賓退

主人送之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蕭○古擯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九人列兩行行末相對主人有言傳許多擯訖交過末介至上介方聞之賓賀孫

四節入公門

或問中門之說曰䟽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屏氣不息謝氏謂心肅則氣自屏於此可以體

敬之理得之攝齊之説胡氏推之亦善缺名○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古人用以指畫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曰趨進翼如何以知進之必為衍文也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中門謂右扉之中棖如今衮頭闑一木拄門當兩門中今多用石墩闑右自内出而言賀孫○問

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屏者乃今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雉○復位踧踖此是到末梢又整頓則箇蓋始乎敬終乎敬燾

五節執圭鞠躬如也

或問所謂命圭者何也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為瑞其節具見於註疏矣曰上如揖下如授何也曰儀禮有受如爭承下如送之應與此同禮有執國君之器則平衡之說而左氏記子貢譏定公邾子執玉高卑

容有俯仰故以此但為奉之平衡不髙不卑之意於義為安也曰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禮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足蹜蹜手中有圭不得攝齊防顛仆明作○聘初見但以圭故極恭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庭實以將意故漸紓廣○私覿則聘使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

臣植

六節君子不以紺緅飾

或問色有正間奈何曰青赤黄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黄合而成緑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黄黑合而成騮此五方之間色也曰吳氏之疑如何曰是亦有可疑者姑存其説可也吳氏曰此篇雖雜出弟子所記至纂集而成必出一人之手故

自篇首稱孔子以後不復每事稱之皆承上所言以見之也獨於此章之首又以君子發之不知何謂蓋既得之君子則不得獨為夫子之事豈自此之後皆三代典禮而夫子行之不得獨稱夫子耶又不知食不厭精以下亦三代之禮耶彼宗廟朝廷聘享之禮三代行之有異於夫子者故獨稱夫子耶此愚竊深疑之○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今之閃鴉青也義剛○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以絳色飾曰此箇制度差異不可曉廣○紅紫

不以爲褻服今反爲朝服賀孫○問古者婦人女子亦以紅紫爲服乎曰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廣○帷裳如今之裙襞積其摺處耳答歐陽希遜○問註謂君子爲孔子下文蘇氏謂非特孔子事曰此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定之說答趙恭父

七節齊必有明衣布

葷五辛嚙

八節惟酒無量

或問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説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醉耳胡氏説得之胡氏曰亂者内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欲無定量亦無亂態葢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可也帝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絶問寢食不言語之説曰曾氏尤約曽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静嘿非言時曰言語有别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

言之也曰瓜之為必何也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不得其醬其字緊要如魚膾芥醬之類閎祖○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如事當如此做便直要如此做如此物當用此醬不得寧不食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燾○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賀孫

十節鄉人飲酒

問疾癘乃陰陽不和之氣遊焉若至誠作威嚴以驅之有可勝之理想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答陳安卿○問存室神蓋五祀依巳而存曰然一室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賀孫

十一節問人於他邦

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植

十三節 君賜食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問君命名不俟駕之說曰孟子之時去聖未遠其言必有據矣謝氏之說雖曰人之大倫不以人廢然實有輕君之心

焉學者於此但當觀聖人事君之禮不當更作此意想也楊氏之說尤不可曉夫孟子固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矣則固無所適而不為臣但不傳贄而仕於其朝則不得同於在位之臣耳今曰不得於齊則無適不可故有不為臣之義則非孟子之意而於義亦益薄矣且天下雖定於一而君子之進退辭受固未嘗不有義也豈曰率土莫非其臣無名而必往哉況以外無所逼迫不獲已而後委其身焉非所以明君臣之

義也

十五節朋友死

情分既厚自宜如此蓋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反為曲意徇物古人於此甚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於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品節賀孫

十六節寢不尸

或問胡氏以負版為喪服之在背者此蓋記者釋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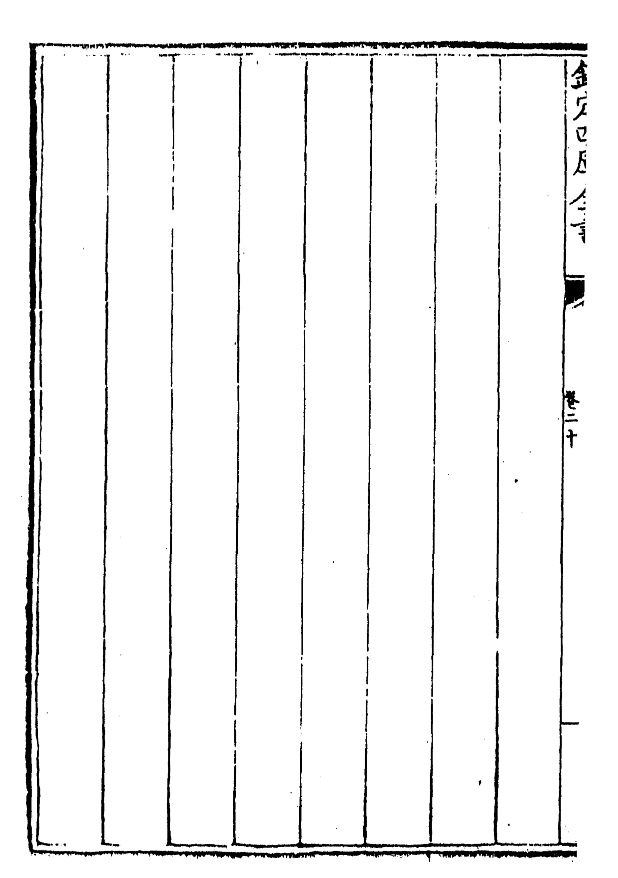
式凶服為必重服有版者乃式之也然乎曰恐亦或有此理姑存其説以俟知者擇焉○孫思邈言睡欲蹶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為證答張敬夫

四書集義精要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　　元　劉因　撰

闕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一

元 劉因 撰

闕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二

元 劉因 撰

論語十八

子路

首章子路問政

或問先之勞之曰明於左右師保之為先切於佚使勸相之為勞蘇氏之説如此○如欲使民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勞之如星言夙

篤說於桑田之類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寓

二章仲弓為季氏宰

或問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也曰此以明夫人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賢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答方賓王○可見聖

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開濶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以喪邦故程子曰推其義也廣

三章衛君待子而為政

或問胡氏正名之說曰據事言之當如此爾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告之出公若不聽則去之矣廣○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答李守約○必也正名乎如此一二大事惜聖人

做不成若做得成則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而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孫）

八章（衛公子荆）

居室似處家之意人不治家者則牆崩壁倒一無所問而專治家者則又汲汲於致富惟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聖人所以善之（時舉）

九章（子適衛）

或問九章之說曰曾氏亦佳曾氏曰孟子曰雞鳴狗吠

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矣之言殆謂是與然人之聞是言也必以為常談而置之置之則無用之言爾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 缺名

十一章 善人為邦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集註并下章程子所言程伯子舉進士時對策語也 ○ 如卓茂魯恭陳太丘皆有此效 淳

十二章 必世而後仁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問必世而後仁曰自已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天下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　植

十四章　冉有退朝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集註之說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

頗若傷巧者姑存而攷之可也

十五章定公問一言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抑嘗詳味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此又言外之意

十九章樊遲問仁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曰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又問上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

該即私意自無容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南升○問居處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纔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説得虛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此章須反求諸已而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

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令人處於中國飽食暖衣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况之夷狄而能不自棄者乎孫履○問胡氏先後之說曰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此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矣廣

二十章子貢問如何斯可謂之士

稱孝稱弟是能守一人之私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

賀孫○行已有恥為使不辱雖未甚高然攷其實則甚難程子所謂篤實自得之事正謂此也子貢見其難故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見亦非易故再問其次可見孔門學者為已之實答范伯崇

二十一章不得中行而與之

中行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不至過激故極難得時舉○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二者皆謂過中僩

二十三章君子和而不同

或問和同之說曰二者外雖相似而内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近世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和同周比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也

二十八章 子路問何如斯可謂之士

問切切偲偲之為懇到詳勉何也曰古人多以聯字形容其事意當時之人皆能知之而今則想像其聲音以度其意義或如此而已爾殆難解也 寓

二十九章 善人教民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之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

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孝弟忠信務農講武古人政事本末兼具如後世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及後放歸則不復務農而惟好生亂其害亦不淺矣古人出兵於民必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也

憲問

首章憲問恥

令集註廣憲之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之於有為之説吾聞諸師者如此而胡氏亦云○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蓋要有不為而不知有為一節者也賀孫○問原憲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乎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子貢問士必先答之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而後及於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

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行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邦有道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向秦檜當國時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亦不請豈非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不過能論貪汙而已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此亦不免蹈聖人之所謂恥也 洽

二章 克伐怨欲

此制之使不行與勿禁止之辭似不甚異而彼乃為仁

而此不得為仁者蓋如自家飢見粥飡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强忍得住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己者則併其欲喫之心克去之矣廣○如克伐怨欲不行亦不要去尋求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見是非事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障礙方是從周○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克伐怨欲上面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許多不待除而去若實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

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自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無有痕跡矣又曰看得本來道理只自家身已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顔子克已復禮能如此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賀孫

三章士而懷居

或問張子懷居之說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何也曰

重遷者有所繫著而不去乎此也輕遷者無所繫著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缺名

四章邦有道危言危行

易曰知幾其神乎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人其不畏謹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不敢出一言此即是不能知其幾若知幾則自中節而無此

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恭恭便近諂下交貴和和便近瀆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僩）

六章（南宫适問於孔子）

問何以知禹稷比孔子曰舊說如此觀夫子不答恐有此意蓋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必大）

九章（為命裨諶草創之）

春秋辭命猶說義理戰國談說則利害而已（時舉）

十三章（子路問成人）

文之以禮樂一句最重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樣子惟文之以禮樂却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時舉）

問集註云才全德備粹然無復偏駮之蔽雖聖人亦不過如此而又云若論其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與此何也曰聖人天理渾全則不待如此逐項說矣（同上）

十四章（子問公叔文子）

不厭字意與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僩）

公叔文子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

而貫所言又愈甚可學

十八章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程子之說甚精然其曰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則未安耳若曰不與其事桓則可若曰不取其功則不可令集註檃括其說如此蓋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揜功則功亦得以揜其過矣康節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霸之功罪而以五霸為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為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

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答汪易直○如孺子入井有一人救出之且稱其仁未説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

十九章公叔文子之臣

或問所謂文曰聖人之於文子見其無今昔貴賤之嫌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也

二十二章陳成子弑簡公

或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將不復較其力之强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之告魯君但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況在鄰國而何可以不討之意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强亦將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强弱而以天下之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當世傳聞之謬以

衆人之腹為聖人之心者而程子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者之疑耳曰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説其相反若是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擊之者晉李毅告王濬以為弑君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於迫遽

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哀公若委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是時孔子年七十一矣而猶欲有為也不知吾已矣等語是何時所發者

○問三子有無君之心而夫子所以警之曰聖人初告時真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耳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雉

二十四章君子上達

究乎汙下竟究至於此也此段反天理徇人欲横渠語也日進乎髙明日究乎汙下呂與叔語也湊說語意方備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沈了如人墜水

然僩

二十五章古之學者為己

或問程子之說曰其曰成物固非為人之謂曰喪己其為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為己如人做家計要錢使其人外面百方作計一錢也要將歸何故如此蓋只是為自家若如此為學如何無所得賀孫

二十六章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問六十化化字之義曰消融而無固滯蓋舊事都忘之

矣蓋卿

二十九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或問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之說曰以文義觀之若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乃與舊說合如今之文則恐其當為兩事也○問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曰甚合鄙意答潘端叔

三十一章 子貢方人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不暇箇甚麽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友仁

三十章不逆詐

逆億是未至未見而逆度之先覺蓋其情態已露而覺之也蔡○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可學○齊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會先覺方是賢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之也答許順之

三十四章微生畝

或問警微生之說曰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遯忘世為高而以夫子之委曲憂時為佞是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

三十六章 以德報怨

問集註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如呂申公與賈昌朝有怨朝廷治賈呂乞寬之云恐渠以為臣與有私怨故也賈以是得減罪可謂以德報怨矣然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也以直報怨則

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吾則引之薦之果不肖邪吾則棄之絶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却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淳○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便是天地氣象

三十七章莫我知也夫

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其下學人

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為相關爾此所以人莫之知兩頭蹉過而天獨知之也曰下學而上達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

何哉○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如水無石木無風貼貼然在此人亦無從得而知之夔孫○集註惜乎未達蓋以子貢聞斯言之後無繼語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同上○論語中此等與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一類是大節目要當自得文蔚○只知下學則局促只知上達則亦孤單枯燥如一貫但求其一而不求其所以貫者如得一錢索而無錢可穿也義剛○如釋氏頓悟則是上達而無下學也答廖子晦○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學如

何便解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寓○此年六十時語○意在言表謂因其言而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淳○此是年七十時語

三十八章公伯寮愬子路

或問命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

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

三十九章賢者避世

或問賢者避世之說程伯子以事之大小言或以人之高下言二說之不同奈何曰以古聖賢之跡與隨時之義攷之則程子得之但辟世之士或志量宏大而不屑一國之事或智識明達而灼見天下之幾飄然事物之外以沒其身而不悔次則僅能辟地若辟人之士猶頗

有意於當世者或有時而不能為耳故程子所謂遠照故能辟一世事其說亦為有理

四十二章 子擊磬於衛

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蘧伯玉蓋伯玉知為學者也 僩○擊磬之時其心憂乎樂乎此是一大題目須細思之 洪壽

四十三章 子張曰書云

諒陰蓋古今言殊所以未詳

四十五章子路問君子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或以安人安百姓為擴而大之或以為推而及物而集註但謂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何哉曰所謂修己以敬者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

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耳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

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體信達順此禮記中語信實理也順和氣也體信即致中之意達順即致和之意言能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曰是曰此皆指敬也錄○體信達順只是主忠行恕

道夫

四十六章原壤夷俟

或問四十六章之説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絶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徳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説亦善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二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三　　元　劉因　撰

論語十九

衛靈公

首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問明日遂行在陳絶糧想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絶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燾○或問固窮二說孰是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

然曰固有窮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同上

二章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問集註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何也曰以上下語脉知其如此曾子言忠恕是就行上說夫子問子貢多學而識之是就知上說賀孫○子貢之學其於衆理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其於曾子則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

孰而告之也然其所謂一者固所以該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哉○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亦是非與亦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底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他夔孫○問謝氏引詩是賛其理之密乎曰多學而識之則可說至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廣

三章由知德者鮮矣

或問知德者鮮諸說多謂知德為自知其德而以食而知味為說何也曰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既曰德乃已之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哉

四章 無為而治者

或問恭己之為聖人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曰其為無為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然更合所以獨言舜之意觀之則知其時事心跡無

一不然而足以見夫子之言蓋非偶然而發矣○老氏之所謂無為簡忽而已如此所謂無為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賀孫

五章子張問行

或問五章之說曰行猶不行於妻子之行而參前倚衡猶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羮也○篤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時舉○鞭辟如云驅辟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僴○質之美者明得盡

所以渣滓一齊渾無洽○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渣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寓○言忠信行篤敬只說言行當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而忠信篤敬自在方好德明

六章直哉史魚

學者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

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

八章　志士仁人

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不安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

所以生者而后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今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也解者每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輕重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懇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

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妥貼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哉答張敬夫

十章顔淵問為邦

古之聖人以寅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正朔為一代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缺名○行夏之時是行夏小正之事德明○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何也曰此邵子皇極經世書中所說蓋彼以數推而知之

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也一萬八千年為一會初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稍開即有渣滓在其中初則溶軟後漸堅實常見山形如水漾沙之勢想初間地未成質之時皆是水後漸凝結勢自如此凡物皆然義剛○邵子一元前虛子丑二位至寅上方注開物字或云人自寅年寅月日時生以意推之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

生物至戌上則注閉物字到此則不復有人物矣或問人物盡時天地壞否曰也須鶻突一場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一箇淳○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此亦不敢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義剛○問註輅始異其制曰前但謂之車既曰輅想其制度與車不同聞今南郊五輅極高大可學○問程子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者作準則

其餘皆可依此而推行之耳雉○問春秋之意何也曰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三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取之惡者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淳○問答顏淵用四代禮樂至論郁郁乎文則曰從周何也曰此正適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著得上一句不著得下一句可學

十四章躬自厚

厚者責之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責乃求責之責非咎責

之責賀孫○此章之説洪氏亦善洪氏曰雖朋友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呂伯恭自言少時見使令者不如意即躁怒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不復如此廣

十七章君子義以為質

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安排如此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拱壽○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

也時舉○問程子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義以為質便是從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亦不知義之所在同上

二十章君子求諸己

或問楊氏之說不太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吾是以著之○好名之戒固然矣然偏持之則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

以為聖人之言與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答鄭景望

二十一章君子矜而不爭

矜與不矜細行之矜相似是珍惜持守之意八傑

二十三章子貢問曰有一言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分言忠恕則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幹

二十四章吾之於人也

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若其已敗則不可謂之毀（答張敬夫）○或問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無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恝然無情者為至

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韓慘酷之科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句全在所以字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道矣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班固漢景帝贊引此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亦為粗得文意者

二十六章 巧言亂德

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强弱不同而皆為不忍何也曰忍之為義有所禁而不發云耳婦人之仁不能忍其

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如項羽是也)而尹氏所謂忍性則可以成事者蓋亦可以兼此矣

三十章(吾嘗終日不食)

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取學是依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他底意思(僩○)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得(雉)

三十二章知及之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教惰而辟之類夔孫○知及仁守是說講學莊涖以後說為政時舉○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也動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以少長有序之事燾○先須有知及仁守作根本了又用意點檢其餘即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時舉○問氣禀學問之小疵曰固有生成者然亦有學底燾

三十四章民之於仁也

或問三十四章之說曰舊說曲折太多似傷巧密今節取范氏之說曰凡民之情以仁為難故畏之甚於水火蓋其蹈水火而死者有之而畏仁莫肯為也故夫子言水火能害人而仁不傷人所以教民為仁也

三十五章當仁不讓於師

問或云當仁是適當為仁之事曰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極多所以覺得作任字說是此仁字是指

大而難者這般處須要擔當不可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賀孫○或問當仁不讓之説曰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别人做者其事則所謂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各有所當云

三十六章君子貞而不諒

正而固也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時舉

四十章辭達而已矣

辭達而已矣亦難心熟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縁是心麄

四十一章師冕見

或問卒章之說曰張敬夫推之尤詳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静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如

此章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告之

階席者慮其不見或至於覆趺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抑鬱無聊也

季氏

首章季氏將伐顓臾

求相季氏而以其家事來問此其與謀必矣非疑之也（）七百里見禮記若如孟子百里之說安能作侯國而又容顓臾在其中乎（窩）（）焉用彼相以扶持二字知其謂瞽者之相此亦舊人之說也（嵱）（）蕭牆舊說諸侯至

屏内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𡩋○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

三章祿之去公室

或問此章之説曰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復千百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而胡氏又以

後世篡奪之跡攷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為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四章盬者三反

或問三盬之旨盡於集註之説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薫陶

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敬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

五章益者三樂

或問三樂之益曰君子之於禮樂而辨明之則存之熟而守之正矣存之熟則内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强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則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

其為益豈不大哉○宴樂便須狎近小人踈遠君子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是也時舉

七章君子有三戒

人苟常持此志雖血氣衰極亦不由他如某今老病非不知養氣以養病但自心不穏到五更便睡不着雖欲勉强睡此心不肯就枕僩○問謝曰簞食豆羮不受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不受不屑者非血氣之壯乃義心之

勝而受萬鍾者非血氣之衰特不辨禮義耳曰謝說但傷急而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血氣與志氣曰只一氣耳雖浩然之氣亦此氣也但以道義充養之而浩然必大〇論三戒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句忽有見遂一向這下來大雅

八章　君子有三畏

要緊在畏天命畏天命之要緊又在於知蓋知則自不容不畏賀孫○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同上

九章　生而知之者上也

或問氣質之說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禀清明純粹絶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

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駮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駮之甚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

矣○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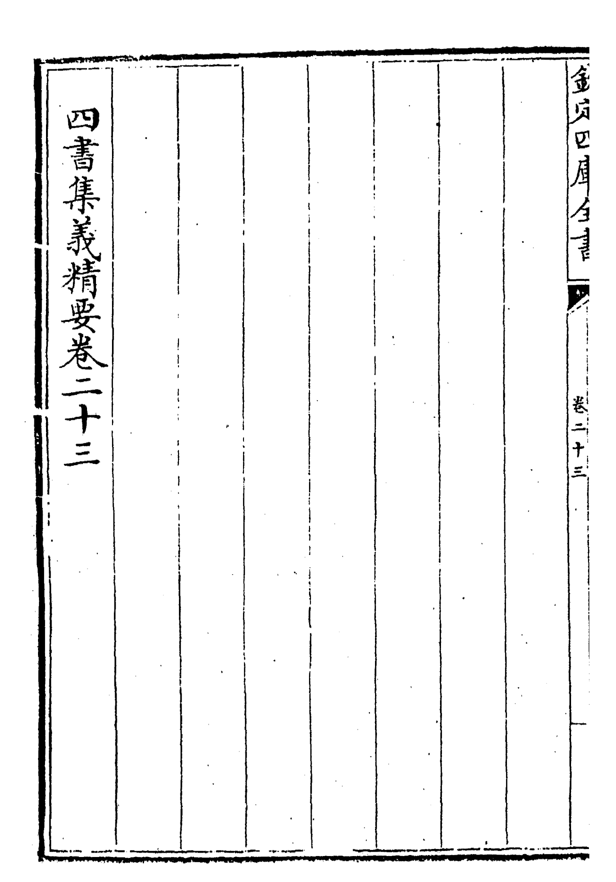
十章 君子有九思

問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壽○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聲所欺為聰

十三章 陳亢問於伯魚

或問十三章之説曰陳亢實以私已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説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

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此愚所聞於師者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四至八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宮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四

元 劉因 撰

論語二十

陽貨

二章 性相近也

性即理一語自孔子後惟程子言之此一語即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者公共之物不會不善 賀孫 ○孟子未嘗言氣質之性程子言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

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氷釋矣人傑

○氣質之說起於程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自孔孟後未嘗有人說到此如諸子說性惡說善惡混說三品亦是但不曾明其為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不雜氣質而言卻不曾說得下面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且起許多善惡混等說之紛爭程張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自周子太極圖始言陰陽五行之變不齊

使二程生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 若但言仁義禮知是性世間却有生而無狀者是氣禀如此若不論氣此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孟子言也若只論氣禀有善者惡者却不論一原處又却不明荀揚以下是也故予於太極圖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

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是也同上○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只是這箇道理堯舜三王治天下只是理會這箇千百家來無人曉得都黑了到程子說得方

分明同上○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道夫○性本同氣禀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色黑椀中是一色青椀中又一色夔孫○氣禀得偏則理亦欠闕了如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知便自氣質上來同上○氣雖理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之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如君命赦稅而在知縣硬自去徵民被他欺了吽上面不應蓋氣粗而理微也又如

父子本是一氣子乃父所生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捄這些子時舉○黄榦問性既為氣質所雜矣而未發之中若何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同上○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陳了翁所謂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是也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義剛○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如天氣之清明陰黯可見氣之美惡然好者常少而不好者常多以一歲言之晴和而不寒不暖者能幾時

而夏寒冬暖愆陽伏陰者皆是也雖一日之間亦然且以撲錢觀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蓋其氣錯揉萬變故不能均平所以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亦是被氣衮亂了都沒理會如顔天而跖壽堯舜與孔子福壽之不同是也寓

三章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問程子曰語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意不同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見得性善便

將才亦作善不如程子之說密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禀如此淳○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人自有不移者夫子之言本如此伊川是推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木之○問集註與程子說尚未知其合處曰不必求合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人之氣質實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

得都渾成了程子此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不同同上○或問三章游氏之說有曰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無非善者也無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饑食無非性者也無妄也故曰成之

者性也何也曰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
托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老佛之言而分道與善
性為三物矣至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雖出於
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
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者為言則是所
謂性者無復儀則而專以佛者作用是性之言為主
矣是雖欲極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為性者反
滞於精神魂魄之間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學者不可

以不辨且所謂托於物而生者是又以為先有是物而性託之以生如釋氏授胎奪陰之説也○或問二章三章皆言氣質而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究乎汙下也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曰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亦可謂

相近也耶曰其品固相絶矣然其禀生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為其甚遠耳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究乎汚下者固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攷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后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

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四章子之武城

君子學道則愛人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那乾稱父坤稱母之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燾

五章公山弗擾

或問五章之說曰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名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孔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此說亦得之謝氏有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志不在克亂以權之說而張敬夫辨之亦佳曰弗擾不稟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耳後世亂臣

賊子所以借虚名而為簒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耶○吾其為東周乎其字乎字只是閒字與吳其為沿乎同不當作不為東周之事說寓

六章子張問仁

不侮謂不侮人耳○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事也肅

七章佛肸名

二子暫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如

重陰之際忽畧開霽有少光明處自是好如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也時舉○匏瓜不食如今言無口匏亦此類答劉韜仲

八章女聞六言六蔽

勇只是果敢剛有堅強之意閎祖○問好信不好學如何便至於相賊害曰人若固執必信而不知學則必至害物如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昔劉忠定荅部使者以不開司户有贓退而以為有負温公不妄語之戒既

而讀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然後脫然無疑向非以不聞之語告之其不為賊害者幾希矣道夫○李氏謂此數章文體與前後不相似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前諸篇而家語中此樣話亦多淳

十章子謂伯魚曰

為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必大○修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皆不待出門而后有者於此而不知焉即似當牆立限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植

十一章　禮云禮云

或問禮樂之說曰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正謂此也詳味而深體之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曰諸家之言禮也以敬其異乎程子者何也曰程子以理言禮之體也諸子以人言禮之用也黄榦曰今集註與程子說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十四章 道聽而塗說

或問德之棄之說曰德之棄固爲棄其德矣然不曰棄夫德而曰德之棄者蓋曰德之所以見棄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謂德之賊也若謂其爲有德者之所棄則上章德之賊者亦曰爲有德者之所賊可乎○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之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

之棄必大

十五章鄙夫可與事君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蘇氏之說亦足以驗其事實蘇氏曰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

十六章古者民有三疾

或問愚而詐曰豈若史氏所謂塞侯微巧者與

十八章惡紫之奪朱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正不

同而必相害此必然之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唯其實不同而若相似者則相害而難知易見之害衆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察也是以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言之其垂戒遠矣○紫之奪朱紫近黑色蓋過了朱既為紫更不能為朱便是奪了元亦一色染出鄭雅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植○此章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之物自常易勝正者且如以朱染紫

一了便退不得朱卻不能變得紫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時舉○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曰此當以時運言之譬如一日與人平生能有幾多好底時節廣

十九章予欲無言

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三句何句要對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句先生曰是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謂天何言哉者已在其中矣德明○予欲無言只是不消

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燾）○程氏謂聖人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何也須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答劉韜仲）○或問楊氏謂子貢能言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曰理之實見於事物之間無不可論之理也夫豈以為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尋繹遠則爭於天理而流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

二十一章宰我問三年之喪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洪氏論禮壞樂崩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末故夫子推本以告之此其意亦善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荅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也

○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良心死了也 植 ○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報施之為哉 答陳明仲 ○宰我問三年之喪聖人荅他也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僩 ○問成布曰斬衰三升如今網然所以未成布成布是稍細成布問縓緣曰縓今淺絳色一入之謂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

以素色為凶皮弁純白寓

二十三章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

或問二十三章之説曰楊氏以君子為有德位之通稱而釋以諸侯曰君大夫曰子甚善蓋古者不以不肖治賢不以賢事不肖凡在上者必其賢於所臨所治之人也故後世因以君子為有德之稱蓋其義初不異但所施有不同者如此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者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之耳

二十四章 君子亦有惡乎

或問勇果之別曰勇謂材力强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爲者也○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未通然亦不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時舉

二十五章 唯女子與小人

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也曰若爲惡之小人

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

二十六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

見惡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羣嘲衆罵而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荅劉韜仲

微子

首章 微子去之

延平先生說三仁事各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皆理不得不然

者使其先有殺身强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答李時可○三人同謂之仁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歟或以爲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延平先生曰九疇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游氏所謂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之用心惟仁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者似非知仁之言蓋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一時之仁也

一事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蓋始出乎此而終合乎此爾若如游氏之言則是所謂仁人者與仁自為二物人常在此仁常在彼而以人往從乎仁也○三仁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偶○問三仁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意曰箕子與比干心同但偶不死爾然其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

一向死而箕子在半上半下處被紂囚於此而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也寓

二章柳下惠為士師

或問柳下惠之說曰尹氏曰柳下惠孟子所謂不屑去者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仕而不喜黜而不慍自知其直道而已愚聞之師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審其自信甚篤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蓋與尹氏之意同謝氏曰其官不移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

之所為也張敬夫謂其曰焉往而不三黜則亦幾於不恭矣此與謝氏意亦相發楊氏以孔子無可無不可為近於和非也夫無可者近於清無不可者近於和是以孔子之於夷惠集其大成而時出之豈曰無可無不可而反獨近於一偏之和蓋為是說者其立心制行有近於柳下惠之風者故未察乎孔子之言而幷以為亦若惠之為也○惠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缺名

四章 齊人歸女樂

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魯仲連論帝秦之害有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之說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急走然孔子之

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問使曾致膰夫子果止乎曰亦行但不若是之速耳必須別尋一事故而去寓○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之司徒司馬司空乃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何以得為司寇之木

七章子路從而後

或問知道之不行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

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舊人說但謂仕便是義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雖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 賀孫 ○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嘗戚戚無聊亦非也須看聖人至誠懇切處

及灑然無累處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恪

九章大師摯適齊

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缺名

四書集義精要卷二十四